

行至一湾初冬的清浅

□ 李 金

江南入了十二月，钻进胸腔的空气终于也让人觉得清爽中带了冷冽，小儿可不畏惧这冷，吵着要出门看冬。于是驱车，途见一湾清浅的水，小子眼里噼里啪啦的火花和我眼底影影绰绰的欣喜在后视镜里交汇。

水底不甚干净，有泥土、青苔，还有不知名的物质盘踞，可是池水清透，伴着不远处入水口的哗哗声，池中还有粼粼波光闪动。几尾小鱼在清透里轻盈地转身、转身再转身，仿佛知道这样的身姿能激起小子的兴趣。果不其然，我那好奇的小儿追着水中的小精灵，围着不大的池塘左三圈，右三圈……

几步远有勤劳的阿婆在田间侍弄，那是一片长势喜人的萝卜地。见我们母子俩张望，阿婆抓了尚有水珠滚动的萝卜就热情招呼：“拿两个去，给小阿弟吃啊！”小阿弟来了兴趣，阿婆乐呵呵地看着他玩闹——嘴里嚷着要拔萝卜，可上手只拎掉几片“皮毛”。我的小子上蹿下跳，半隐着身子在泥土里的“白胖小子”却酣睡好觉。

池塘边的几棵银杏树不曲不摇，站在那里就好像定下了一方的气息。尽管深深浅浅的黄叶铺了满地，在初冬的凉风里也时而落下又飘起，可是安定的气氛荡开去、再荡开去……我翻翻弄弄，准备找几片最心仪的扇形叶儿拾起，一转身看见背后的小跟屁虫也挑选正仔细——只是不知道“刚出厂配置”的小脑袋瓜里藏着的选拔标准，是不是和我的相似。我举着结构完整的银杏叶跟他讲，我买了新书，这是我的新书签。他举着参差不齐的叶子跟我说，我爸爸也给我买了新书，这是我的新书签。

于是我们便相约去驿站取书，取了书又折回这湾初冬的清浅。在满地的金黄里，我俩拆开一本本新书。不为读内容，只比对着每一本书的插图，就地取材为它适配一枚契合的书签。即将到来的寒冬里蜗居读书的人，值得与一份来自初冬的浪漫邂逅。小儿挑得仔细，我挑得用心，虽然没有言语的沟通，但期间或询问的一个眼神，随意的一次点头或者摇头，让此刻仿佛不再是母子相处，我们可以仅仅作为

彼此的书友。

我的新书里有一册梁实秋先生的《雅舍谈吃》，为它匹配落叶时翻到一段文字写冬日的吃食，我觉得温暖就读出声：揭开瓦钵盖，热气冒三尺。每人舀了一小碗。喔！真好吃。排骨酥烂而未成渣，萝卜煮透而未变泥，汤呢？热、浓、香、稠……话音未落，就见小阿弟抬头，眼底的激动逐渐澎湃汹涌，满腔的馋意叫嚣得震耳欲聋，仿佛一滴热汗融进细沙，嘶——起一声，在周遭的落叶和清冷里升腾出一缕炊烟，细细闻来，那是萝卜的清甜……

他一把抱起阿婆送的萝卜大喊，妈妈，我们回家了！我们回家吧，带着收获，带着期许，带着收藏进梦里的这湾清浅。

诗意和生活会在酷暑里粘滞，却在初冬的冷冽里清醒、清透、清远。母子之情，也是如此。如果说母子一场就是年复一年的四季轮转，那我许愿，愿历经生活的一地鸡毛后，你和我仍可以常约在这样一湾初冬的清浅——我最亲爱的宝贝。

何以英雄

□ 朱晓昱

少时读三国，毫不怀疑刘备在蜀地的人格感召力，总为如此德行高蹈又有贤相辅佐之人不能一统天下而长叹唏嘘，直至2019年入川。站在都江堰的鱼嘴上，看江水清冽，浪花驯顺；石堰隐身，无碑无识。岁月更迭，时代变迁，百姓心中地位永恒的川主却是李冰。

2021年暑期工会疗休养赴武夷山，独觅朱熹园。朱子读书为学，端正清俭，官方认证“理学正宗”。然今人大爱的却是同为宋人的苏东坡。于是重读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及李一冰先生《苏东坡新传》以图求解。诗词书画，一代文名，却以疏浚河道，垦荒酿酒为后世津津乐道。北大历史系邓小南教授说：“我们和苏轼之间，相隔近千年，但好像有一座‘精神之桥’，让我们能够心灵互通。”今人总能从他温暖的性格底色中，汲取源源不断的生活热情。人心所向，不在铭文章句，却在无冕之尊。

被信息世界裹挟的现代人总在无意造就的信息茧房，碎片化的转述中完成认知建构。历史的混沌如何在鸿篇巨制的缝隙之中澄清。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，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精彩互文带来了历史之间的彼此观照。20世纪初来到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创始人爱德华·胡美在他的《道一风同：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》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：

“1910年冬天，满洲地区爆发了大规模肺炎，死亡率百分之百……春天的时候，相邻的湖北省给我们发来紧急求助，要求借用颜医生……我们很高兴让颜医生去援助。现在肯定是时候开始强调公共卫生和社区医学的重要性了。”“1911年初夏，颜医生去了汉口……他立即劝说官员和市民支持他的行动计划……参与的每个人都接种了哈夫金疫苗，以获得免疫能力……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，完全由一位中国人组织和实施，他无畏、谦恭，被所有人所接受……他成为华中地区第一场公共卫生战役的领导者。”

百年风云激荡，英雄豪杰辈出。1911年的这位“颜医生”是谁？于远道而来的胡美而言，这是一位和他一样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优秀医

生，一位异国工作能更好赢得当地人信任的亲密合作伙伴。我轻易地略过了这个名字。无独有偶，我又在张文宏医生笔下遇见了他。原来颜先生不仅当年与胡美并肩而立，是素有“北协和，南湘雅”美誉的湘雅医院创立者，也是今天上海华山医院、中山医院的创院先贤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这一脉相承的精神源流。不禁回头细看1911年夏天颜医生的行程，及至百年之后，岂是一介书生力所能逮？

还有一段历史注脚。一位年轻人背着身患重病的妻子来到湘雅求医。在颜医生的精心治疗下，危在旦夕的病人痊愈了。他还免除了这位贫困病人的所有医疗费用。这个背着妻子来求救的年轻人，正是青年毛泽东，颜医生治愈的，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。

这位颜医生，名叫颜福庆。

我好奇颜医生的长相，于是按图索骥以窥其貌。窃以为和画《流民图》的蒋兆和先生颇有几分相似。都是一脸纯良温和，谦逊恭谨的书生模样。正是这位蒋先生，照着自己的样子创作了中学历史课本中的杜甫。相较之下，颜先生多了些雍容淡定。历史图景交迭，光影斑驳处，先生笑意盈盈。

何以英雄？曾经以为是气吞山河，无畏艰险的伟人勇者；也曾以为是振臂一呼，豪侠爽利的能人志士。时至今日，在个人浅薄的经验中，越来越读出“平凡而伟大”的力量。李冰、苏轼、颜福庆，画画的蒋先生以及许许多多带给我们温暖力量的普通人。他们是聪明人吗？好像有一股子傻气笨拙，却在命运跌宕中葆有一份天真。都江堰静默无声，护佑了川蜀两千余年，丰沛了巴蜀人的古道热肠。千年苏堤横贯西子湖上，于温柔秀色中注入几分朴拙敦厚。而湘雅、华山、中山自然是医术高超值得信赖的代名词。没有哪一件是“形象工程”，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历史可以被镌刻，也可以被隐匿，但在时间的针脚里，总有人记得。

何以英雄？一生坦荡纯粹，孜孜矻矻以求，浩然正气长存。



一封终于发出的信——怀念我的大舅妈

□ 蔡幼玉

亲爱的舅妈：

当您被推进升降梯的刹那间，我知道，这是您的最后一班专车，一班永无返程的“诀别”号呀！看着您没有一丝血色的脸，我的心肺一下子被掏空了，如同当年送别母亲时一样，悲伤、无助，切肤之痛一下子涌上心头。您给我的爱、您待我的好，顷刻之间像蒙太奇，一幅幅，一幕幕，轮番在我脑海里浮现、切换……

那是57年前的一个黎明。数九寒天，上海外滩的气温下降到了零下8度。黎明前的黄浦江，天空还没完全睁开它浑浊的眼睛，寒风夹着大雪，像一顶宽大的巨帐，笼罩着十六铺大达码头。平湖至上海的大利班客轮刚刚靠岸，三三两两的旅客，有裹着大衣紧缩脖子快走的，有围着围脖搓着双手奔跑的。

旅客出口处，一盏突兀的街灯在大雪的围困中，显得格外的孤单、昏暗。我落单在同船旅客的后面，被身后的西北大风推搡着向前。单薄的裤袋里，我的手紧紧地捏着大舅写给家里的回信，和记着大舅家地址的硬纸片。

旅客们逐渐散去，出口处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我。

那年我十一岁。从没见过大江大河，从没有见过电车火车。如今，只身一人来到了大上海，紧张、兴奋、忐忑，在这个陌生得让人心慌的黎明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看着纵横交错的马路，和电线杆上会儿红、会儿绿的大灯泡，我仿佛撞进了一个巨大的迷魂阵，早已分不清东南与西北。记得离家时，父亲曾再三嘱咐，到了上海要勤开口、多问路，可眼下马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，我哪里去问路。

突然，我看到一个人影正快步穿过马路，朝我走来。刚想开口问路，只听得对方先问我：“你是幼玉

吗？”

“舅妈！”我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。

几年不见，尽管您在我心里印象不深，但此刻、此地能直呼我名字的除了您还会有谁呢！于是，我跟着您第一次坐上了电车，一路上我一直在想，此时此刻、此情此景，会让我铭记一辈子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
不是吗，今天在送您最后一程时，我的大脑数据库里，首先检索到的就是这57年前的那个场景，风雪中您穿过马路接我时的样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我家在浙北的一个小乡镇，我排行老三，上有两个兄长、下有两个妹妹。父亲下放在镇郊的农村，因为患上了慢性肝硬化，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肩上。为了维持生机，父亲向鸡毛换糖的苏州朋友小毛那里学会了炸糖（一种用白砂糖溶化后制成的颗粒状糖果），母亲便拎着小竹篮沿乡叫卖。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，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一旦遇上雨季，母亲没法出门，家里就会揭不开锅。

母亲的小小营生，要应付一家的柴米油盐、日常开支，已经是杯水车薪，更何况还要承担兄妹五个读书、穿衣等开销，这一天一两元的收入，无非是风中烛、瓦上霜而已。您和大舅看着我家日陷窘境，孤立无援，便与我姨妈商量，姑嫂联手为我未满十六岁的大哥买一台“飞人牌”缝纫机，让他去学裁缝，学成后也可帮衬父母，贴补家用。您的义举带动了我母亲娘家的弟妹。从那以后，您和我大舅每月给我家汇十元，姨妈汇八元、成都工作的小舅舅汇十五元，如此这般，十余年风雨无阻，从未间断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的许多第一都来自于您：第一双袜子、第一件鹅牌白背心、第一块手绢、第一块手表、第一次吃香蕉和第一块带香味的橡皮……每次您

和大舅舅来我家，都如同支援灾区，从吃的、穿的，到铅笔、橡皮，大包小包，从不空手。看到我床上的蚊帐破了，就给我买蚊帐；看到菜橱里只有咸菜酱瓜，您就给我们买肉买鱼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您对我们兄妹的慈爱胜过爱您自己，也不因为我们长大成人而减弱一分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因为经常要上夜班，需要一块手表。当时那个年代，手表是奢侈品，属于三大件中的首件（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），您知道了就把自己戴的手表给了我。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一块手表。这块手表至今仍静静地躺在我书房的抽屉里，我把它珍藏起来，作为对您的纪念。同时，我要告诉我的孩子，什么都可以忘，您对我的恩、您给我的爱，像春苗不忘大地养育、似秋果牢记种子之恩，世代相传，永不忘记。

当我们兄妹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，您比什么都高兴。记得1993年，我收到了中国首届“青年诗人诗歌节”组委会的邀请函，但苦于囊中羞涩，一度打起了退堂鼓，打算放弃。您知道后，让舅舅专程来鼓励我，还给我买好了去沈阳的火车票。出发前一晚又给我准备了十个煮鸡蛋和十个面包，连同千叮万嘱一起，装满了我的行李箱。

疫情暴发后，红码、绿码阻断了交通，您再也没有到过我家，我也只能在电话里向您问候。疫情结束后，我曾几次想去上海看望您，苦于多种原因牵绊，不能成行。谁知，再见您时竟已天人相隔，成了永别。

舅妈，我生性木讷，不善表达。面对您的养育之恩，我有多少感激之情、感谢的话，千言万语，却总是说不出口。如今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您表达、向您倾诉：舅妈，我爱您，如同爱我的母亲一样。舅妈，我的娘亲！

七律·马厰咏八首

□ 刘宗德

马厰印象

石桥雄峙跨塘河，俯瞰千年浪碧波。高耸身躯傲碧落，晶莹两岸耀明珠。日间明丽流行画，月夜阴柔水墨图。千载古村游二趟，此中魅力爱更多。

马厰怀古

坟山发掘考先人，方证史前良渚痕。彩色纹陶先辈早，敦敦石器祖宗拼。胼胝崧泽育勤俭，瓜瓞绵延传德音。团结和谐新一代，创新共富建乡村。

谒景公庙

透过烟云看景公，长治久安亦英雄。用人庸论出身贵，纳谏岂专顺耳风。减负节财赈饥困，省刑宽政惜贫穷。代天巡狩南方地，古镇沾恩缘劝农。

赛艇小镇

明艳游船纷烂漫，纵横穿插美图案。全家舞桨笑声响，鸂伴划船心里甜。壮汉臂童齐发力，燕鸣莺啭带欢喧。镇名情系游船美，热烈欢愉水域间。

漫游童话

时空合唱振兴潮，当代锣鼓古笛箫。千载石桥良渚器，今时音响闹歌谣。淇淋意式娃娃美，装饰龙宫土尺糕。文化多元交际际，漫游童话赛船漂。

琳琅展馆

满目琳琅布展馆，地缘村史说分明。古桥掂拾说文化，赛艇分陈引客睛。工匠巧能构杰作，非遗味著饼糕行。游人走马知梗概，马厰千年梦路程。

诗文朗诵

铿锵音调伴银铃，比赛场中朗诵声。姐妹登台赢鼓掌，父儿表演获优评。正襟长者潜心读，可爱萌娃眼水灵。最是书香能致远，埋头读书益人生。

纷至沓来

一从马厰布传媒，纷至沓来客聚堆。游目骋怀拱桥走，盎然兴趣喜徘徊。寻根究底景公庙，访野踏青梅李腮。巧解春风藏密码，古村有宝莫空回。癸卯孟冬

母亲的青菜烧牛肉

□ 曹海兵

每当自己烧牛肉时，吃到嘴里总感觉少了点家乡的味道，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为我们做过的青菜烧牛肉，远远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菜香味。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，做的青菜烧牛肉，绿里透红，鲜香美味，麻辣爽口，汤汁咸淡适中，拌着菜儿每次我都可以吃两碗饭。

小时候，吃上一顿青菜烧牛肉，算得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青菜对农村人来说，那是应有尽有，但是牛肉一般只在招待亲戚或者春节时才舍得买些。原先做饭烧菜用的都是稻草，热气腾腾的灶台充满烟火气。只见母亲在砧板上切着熟牛肉，整齐的一片又一片，随后锅中倒入适量的菜籽油，放入切好的葱姜蒜，再放入辣椒酱炒一炒，紧接着倒入切好的熟牛肉，来点生抽翻炒均匀，加入少量水，盖上锅盖，这时被辣椒酱浸透的牛肉已经开始散发出特别的香气。等锅中的水沸腾后，放入自家田地里种的小青菜，且出锅前撒点盐调调味，一道绿里透红的美味便大功告成了。一家人围着饭桌吃得津津有味，母亲笑着说：“慢慢吃，锅里还有！”

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吃牛肉也不再是奢求。但我们也逐渐长大，远离父母的身边，有时我也尝试着自己制作这道青菜烧牛肉，但总是没有母亲烧过的那份味道。母亲告诉我，辣椒酱可是这道菜的灵魂。家乡的辣椒酱无油无水，不同于超市里卖的那种油辣子。记得以前家家户户都会种很多辣椒，等到辣椒红了，摘下来晒干水分，然后就拎着篮子去“粉大椒”。只见到有点像拖拉机形状的机器，轰隆隆隆，一会儿工夫就把一个个辣椒磨成酱，周围香气四溢。现在每次回老家，我总会带几瓶家乡的辣椒酱，想吃青菜烧牛肉时，自己动手做一做；有时煮菜粥浆饭的时候也会挖上一勺辣椒酱，拌着饭吃也是美味极了。

现如今，每年春节回家探亲，青菜烧牛肉也成了餐桌上的一种标配。估计春节前母亲早就在冰箱内囤好了熟牛肉等着为我们烧来吃。一道家乡菜，历经时间的洗礼，依然是那个味道，可是无情的岁月留给母亲的是道道皱纹。不变的是母爱，延续的是亲情……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永远记得母亲的青菜烧牛肉。